



罗表叔的两套房

□海清涓



罗表叔在城里有房子，不是一套，是两套，而且在君临春天里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突然一下矮了三分。

君临春天里是城里的高档小区之一，每套房子面积都上了一百平方米。

知道罗表叔在君临春天里有两套房子后，每一次回村，我都想把自己痛打一顿。

罗表叔不是我的表叔，罗表叔是初中同学阿根的表叔。上学时我常去村西的阿根家蹭饭，罗表叔喜欢逗我这个尖子生，我就跟着阿根叫起了罗表叔。

我是村里唯一的本科生，也是村里唯一的公务员。我白天认认真真上班，晚上辛辛苦苦做兼职，成天忙得不可开交。十年下来，才勉强在城里一个中档小区买了一套七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。更惭愧的是，首付款，父母还支持了一点。

他和老婆想住哪套就住哪套

作为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普通民工，罗表叔一年有11个月都在工地上干体力活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上有老下有幼，收入不多的罗表叔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，居然一口气在城里买了两套房子。

难道罗表叔买彩票中了奖？难道罗表叔在工地上受伤，包工头赔了他一笔钱？难道罗表叔会拐会偷会抢会骗？

开同学会，我拉阿根到农家乐的包间外面，悄悄问起罗表叔在城里买了两套房子的事。

阿根奇怪地盯了我一眼，然后摇头。罗表叔没有在城里买房子，不要说两套，就是一套也没有买过，你听谁说罗表叔在城里有房子？

阿根的话，让我半信半疑。过春节的时候，罗表叔回村亲口对村里的陈二叔说，他在君临春天里有两套房子，一套在16楼，一套在23楼。一套是田园风格，一套是地中海风格，两套房子光装修就花了好几十万。晚上，他和老婆想住哪套房子就住哪套房子。

哎呀，老同学，当不得真，千万当不得真，那是罗表叔酒后说的胡话。阿根哈哈大笑起来。

可是，村里的四妹儿和六娃子，路过君临春天里，曾经碰到罗表叔娘提着菜往小区里走。我说。

罗表叔住在君临春天里不假。前几天我才去君临春天里看了罗表叔，罗表叔生日，56岁。不过……阿根欲言又止。

不过什么？我问。

我说了，你可别对村里人说罗表叔在君临春天里干什么，罗表叔爱面子。阿根压低了声音。

放心，不会说。我点点头。

罗表叔现在长白了长胖了，还学会了喝茶下棋

罗表叔在君临春天里有两套房子可以随便住，这个是事实。但是房子不是罗表叔买的，16楼房子的主人姓张，23楼房子的主人姓李。罗表叔不是君临春天里的业主，罗表叔是君临春天里的保姆。

保姆？罗表叔在君临春天里当保姆？我张大了嘴巴。

当初，李家新来的保姆嫌累嫌脏走了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，正巧罗表叔来张家看罗表叔娘，罗表叔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让罗表叔到李家当保姆。罗表叔火冒三丈，狠狠地把罗表叔娘骂了一通，说什么哪有男人去给人家当保姆的，当保姆从古到今都是女人干的活儿。第二天一早，罗表叔饭也没吃就气呼呼地走了。没过几天，罗表叔又提着两个包来到张家，工地出了安全事故停工半年，罗表叔准备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打半年工。

远走不如近爬，到李家当保姆，不用下苦力，不日晒雨淋，包吃包住，每月工资4500，这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呀。见罗表叔放下一个包要走，罗表叔娘说着说着就哭了。于是，罗表叔只好暂时留下来当起了李家的保姆。罗表叔和罗表叔娘吃不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楼上楼下两套房子，他们想住哪套就住哪套（主人给他们配了单间），彻底告别了二十几年的牛郎织女生活。

刚开始，罗表叔觉得当保姆大材小用，自己一身的力气没地方使，还时不时找罗表叔娘吵架。后来，慢慢习惯了。不知不觉，这一干就是三年。罗表叔和罗表叔娘每月的工资基本都存了银行，他们一年存六七万不是问题。以前罗表叔在工地上累死累活，一年交给罗表叔娘的钱也就三万左右。

什么样的家庭，需要一个强壮的男保姆？我忍不住问。

就两个人，一个老太，一老头。老太能动，老头不能动。罗表叔的主要任务是照顾老头，附带煮饭洗衣服，老头脑血管后留下偏瘫的后遗症，行动不方便。阿根说，照顾一个一百多斤的偏瘫老人还要负责做家务，对女保姆来说有难度，对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几年的罗表叔来说，却是轻松愉快的小事情。

职业不分贵贱，适合的就是最好的，罗表叔转行转得明智。我说。

是呀，罗表叔现在长白了长胖了，衣服穿得干干净净，还学会了喝茶下棋。阿根递了一支烟给我。

阿根，空了我们约起到君临春天里请罗表叔喝酒。我没有接烟，拉起阿根往包间走。

（作者系永川区作协副主席）

市井烟火

记忆里的松毛粑粑

□卢郎

磁器口原屠宰场斜对面，有一座煤炭房，是居民买煤球的地方。那一年，听说煤炭房里多了两台机器，人们上歌乐山，采摘松树的针毛叶，可以来这儿免费用机器打成浆，回家掺面粉吃。

于是我也背着背篋，拎着一个脸盆，随着小伙伴们上歌乐山。同行的有人还握着根长长的竹竿，竹竿前端绑着把镰刀，用于从松树上割下松枝。

从白公馆旁的小路走一阵，就到了歌乐山下，一直往前是三百梯，左边是歌乐山的主峰云顶寺，那山不好爬，就爬右边的小山，山上都是松树。去的基本上是大大小小的孩子，没有成年人，大约父母都认为，这是孩童做的事吧。

一路上，不时能看到挑着一筐筐黑黑石块下山的人。当时买煤要凭票，也不知谁发现的，歌乐山上，有煤炭，带着一把小锄头，选准了地方，刨开表土，就能挖到黑黑的石块。但单用这石块是不能燃烧的，即使能燃着，火力也很小，必须打碎，同买来的煤炭混合，火力才大。

上了山，大伙轮流着用长竹竿上的镰刀，钩住一枝枝的松枝，用力往下拉，将松枝割下来，然后用手，将松枝上的针状松毛拔下来，装在背篋里。

山下有条小溪，我们将打来的松毛清洗干净，湿漉漉的背到煤炭房。此时，加工松毛的人，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机器约有一人高，上面呈漏斗形，松毛倒进去，将盆子放在出口处，机器嗡嗡地响着，墨绿色的浆液缓缓流出。空气里，弥漫着一股涩涩的味道，涩味中又带有酸咸味，有些刺鼻。

背着空背篋，端着半盆墨绿色的松毛浆回到家。婆婆接过，端详了好一阵，闻了又闻，眉头皱着，喃喃道：“这味道恁个难闻，都说可以替代粮食，能吃。”

说毕，舀出一些面粉，用筷子调和在里面，看看颜色，又添加了一些面粉，墨绿色的颜色依然没有变。洒了点盐放在里面，搅拌均匀，就捅火洗锅烙饼了。

我也很好奇，站在一旁看，婆婆却骂道：“滚出去耍，还不到吃饭的时候哩！”

晚饭，一人一碗菜稀饭，一个墨绿色的松毛粑粑。咬一口，一股涩得有些苦的味道直冲脑门，苦中又有些咸酸味，尽管很饿，但这一口含在嘴里，怎么也不敢用牙齿去咀嚼，更别说咽下去了。

悄悄地别过身子，想吐，更想端起碗拿着把把离桌，婆婆的话却响了起来：“吃，吃得，能当粮食！”

勉强而费力地咽下去，连忙大口地喝着菜稀饭。平时，我家时常是一人一碗菜稀饭，一碗炒蚕蛹。因为挨着丝纺厂住，缫丝车间排水时，有不少蚕蛹流出来，制作网兜在排水口拦，能兜住不少，何况在厂里也可以买到蚕蛹。因为常吃，都吃得厌了，这时才觉得，平时觉得难吃的蚕蛹，比这松毛粑粑，不知好吃多少倍！

这之后，婆婆再也没叫我去打松毛了，但松毛粑粑的味道，让我一想起就有些寒战。我有些不明白：这东西并不好吃，为什么要动员大家去打来吃呢？

直到我在食文化研究会任秘书长期间，涉猎了不少古代文人笔记和诗词曲赋，才知道北宋苏东坡认为，松树是千岁之质，服用可以延年益寿，他用松毛酿过酒来养生，并作《中山松醪赋》，有“投拄杖而起行”句，说喝了松毛酒，老人扔掉拐杖起身行走。

可能有苏东坡迷信了，认为既然可以酿酒，也可以食用，虽然难吃，但总比饿肚子强。当然，这是我的猜测。

所幸，日子终是一天天好起来了，再也不需要去吃那墨绿色的怪味东西了。

但这记忆，却长久地留在我心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古川菜研究院）

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，推出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